廣豔異編

廣艷異編序

蓋自八年乘梮益箋山海之圖九牧貢金周鑄神姦之鼎齊諧因而志怪鄒衍緣以譚天鼠臂蟲肝詭移山於愚叟蚊眉蝸角侈鈞海於任公孰爲擊水之鵬盡是覆蕉之鹿言盡

日出此道彌鬱洞冥志於東方檢遺
苑於玉笈齊章玄怪俯瞰靈虛手
寶搜神爲系抉圯上去不肯蕤閃爍
攄中壘之情綜白鳳離披踦子雲五
潴漾獵奇綜于十際抽隸首之疵
難窮弋新致於九幽揭章亥之疵

未步遂使山靈晝泣莫逃牛渚之
犀河伯宵啼畫獻驪宮之貝可謂
抽泰山之玉牒蒐禹穴之金符應比
竹而新吹唱于喁以通和已自衆說
散於絲棼而艷異聯爲徛合六庚
寶冊鋪星彩於鸞綃二酉瑶編標

霞光於兔藕黃姑織女隨錦字嗤
呈姿海若天吳映瓔箋而現異靚
精稟之賜變廣收宋井商羊感游
氣之絪氳并及盧家金碗莫於為
雲為雨楚臺之賦久成胡帝胡天
南國之妹堪老所以寫其叢態裊

玉洞之桃花志彼幽情寄金溝之柳葉遂使千秋青汗竟為一代黃流誠哉鬼史董狐何媿稗官龍象第珠探驪頸或按劍於連城羽集鵷鶵或迷雲於五色蘭膏夜永或未弘戚耳之談芝檢風清[illegible]

未欲枕藏之秋風書無新而不[illegible]
時同故而轉漸寸喙為牙角之危
緗帕為不露之府是以復開魯壁
駕天駟於西崑細繹羲圖揖河
龜于東壁剪熊皮而薦幣欷歔
盡是風雲萃狐腋以成裘咳唾皆

爲珠玉置之秋閣剩閑匡氏之顧
副在靈心諶佐張君之舌倘遇月
生銀海虬漏祕傳雪滿瑤峯獻
爐英倚讚獵韻之勝友徵倚馬之
奇譚爾乃抽寥廓于燕領逞汪
洋於犀齒英〻鳳羽簇翠巢

以成文閣、蜃樓幻金波而現巧畫
使燒殘絳蠟佳氣常浮凍合玉
樓較寒不入花乃從容文酒從倚
清宵鵾絃罷响於涼州驪串停
歌于子夜輕額半頹倒白馬之詞
源香篆微銷戰碧雞之舌及探幽

索隱掀龍藏於揚眉探粉團脂狎餓眉於抵掌抽五車其末已醉一石而何辭是皆藉藻瑶函乃以增光玉塵雖受譽于大雅必見貴于通人者也倘謂微言可以解紛何慚莊論神道由以設教旁贊聖謨則

是得魚兎於筌蹄悟神奇於糟

粕茲編雖庶非所敢期請俟郢

斤以備匡質

東寧小人吳大震書於印月軒

廣豔異編

凡例

延陵生曰豔異之作倣於瑯琊剔隱蒐玄探微獵怪幾令齊諧無所置喙夏華無所藏奇可謂珠綴群琲玉登衆觳者矣說者謂是勝國名儒夙存副墨命山第以枕中之秘為架上之書耳然千秋漆吏孰會其神直求義足解頤何必屬郭屬向況牀[illegible]

捉刀亦自有曹公本色烏黑鵠白豈足問乎是編覆以新裁準其故例微幽殊旨特著其凡

蓋聞致九紋之玳瑁必藉金篦探七尺之珊瑚須沉鐵網是以神遊宛委幾燃太乙之藜心醉嫏嬛久滌君苗之硯

蓋聞春蘭秋菊固爭豔於芳林盆草瓶花亦獻妍於小築是以緝冊山之羽時披册府之遺

函探赤水之珠閒及閶闔之勝說

蓋聞折楊黄華之咏乍聽斯奇採菱淥水之歌狎聞則厭是以妻帥新顏郎數語亦什紅兒蹟涉陳筌雖雅致不登录書

蓋聞合樂咸池不程音於獨奏徵材鄧野豈借美於單柯是以架滿五車書可作金壺之液喙長三尺無不為玉麈之資

蓋聞齊謳燕舞總各[illegible]其天機鳧短鶴長亦[illegible]

恬於造物是以男寵於里彼既已盡擷其為
定數宜究我不嬪特補其缺

蓋聞萬流攝於一流離則不得不合一月標為
萬月合則不得不離是以彼所散而成章此
或為同纏之璧昔所聚而成體今或為分曜
之珠

蓋聞彼名娃以慕組愈覺標鮮餘濇斷以銀黃
全資振藻是以光能照乘固亟載於魏車[illegible]

不掩瑜亦微加以郢削

蓋聞橘柚柤梨味雖殊而各適笙鏞絲竹聲不一而齊調是以駭目則驚何必盡娥媌之秀悅心斯賞時亦多汗漫之奇

蓋聞連城之賞時拔劍於寸瑕隆棟之良或輟斤於尺朽是以五花聚管勤摹洛水之銀鈎三豕渡河盡埽風庭之落葉

蓋聞牛鬼蛇神造化之緘已剖驚雷掣電戴鼇

之局日新是以探象驪淵何必以風幡自晤
然犀牛渚直須與月指同觀

注例終

廣豔異編總目

鬼部四　夜叉部

廣豔異編卷之一

邛月軒主人 彙次

神部一

巫山神女

蕭總字彥先自建業歸江陵值宋廢帝元徽中四方多亂因游明月峽愛其風景遂盤桓累歲常於峽下枕石漱流時春向晚忽聞林下有人呼蕭卿者數聲驚顧去坐石四十餘步有一女把花招總總忽異之又常知此有神女[illegible]之視其容貌當可笄年所衣之服非世所有所佩之香非世所聞謂總曰蕭郎遇此未曾見邀今幸良晨有同[illegible]契

總恍然行十餘里乃見溪上有宮闕臺殿甚嚴宮門左右有侍女二十人皆十四五並神仙之質其寢卧服玩之物俱非世有心亦喜之一夕綢繆以至天曉忽聞山鳥晨叫巖泉韻清出戶臨軒將窺舊路見煙雲正重殘月在西神女執總手謂曰人間之人神中之女此夕歡會萬年一時也總曰神中之女豈人間常所望也女曰妾實此山之神上帝三百年一易不似人間之官來歲方終一易之後遂生他處今與郎契合亦有因由不可陳也言訖乃別神女手執一玉指環謂曰此妾常服玩未曾離手今永别寧不相遺願郎穿指慎勿忘心總曰幸見顧錄感恨徒深執此

懷中終身是實天漸明總乃拜辭掩涕而別攜手出户已見路分明總下數步迴顧宿處宛見巫山神女之祠也他日持玉環至建業因話於張景山景山驚曰吾嘗遊巫峽見神女指上有此玉環世人相傳云是晉簡文帝李后曾夢遊巫峽見神女神女乞后玉環覺後乃告帝帝遣使賜神女吾親見在神女指上今卿得之是世世異人矣總齊太祖建元末方徵召未行帝崩世祖即位累為中書舍人初總為制書御史江陵舟中偶而忽思神女事悄然不樂乃賦詩曰昔年巖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願濕巫山雨

北海神女

開元初有三衛自京還青州至華嶽廟前見青衣婢衣服故惡來白云娘子欲見因引前行遇見一婦人年十六七容色慘悴曰已非人華嶽第三新婦夫婿極惡家在北海三年無書信以此尤為嶽子所薄聞君遠還欲以尺書仰累若能相為家君當有厚報遂以書付之其人亦信士也問北海於何所送之婦人云海池上第二樹但扣之當有應者言訖訣去及至北海如言送書扣樹畢忽見朱門在樹下有人從門中受事人以書付之入頃之出云大王請客入隨行百餘步後入一門有朱衣人長丈餘左右侍女

數千百人坐畢乃曰三年不得於書讀書大怒曰奴輩敢爾乃傳教召左右虞候須臾而至悉長丈餘巨頭大鼻狀貌可惡令調兵五萬至十五日乃西伐華山無令不勝二[illegible]人受教走出乃謂三衛曰無以上報命左右取絹二疋贈使者三衛不悅怨二疋之少也將別朱衣人曰兩絹得二萬貫方可賣慎毋賤與人也三衛既出欲驗其事復往華陰至十五日既暮遥見東方紫氣如蓋稍稍西行雷震電掣聲鬬百里須臾華山大風折樹自西吹雲雲勢益壯直至華山雷火喧薄遍山涸赤久之方罷及明山色焦黑三衛乃入京賣絹買者聞求二萬莫不嗤駭以為狂人後

曰有白馬丈夫來買有詔一萬不復躊躇三衛因閑[illegible]
用丈夫曰渭川神嫁女用此絹贈遺天下唯北海絹[illegible]買物
方欲令人往市聞君賣北海絹故來耳三衛得錢數月貨[illegible]
易畢東還青土行至華陰復見前時青衣云娘子敬來謝
恩便見青蓋犢車自山而下左右從者十餘輩既至下車
亦是前時女郎容服炳煥流目清眄迨不可識三衛拜乃
言曰㒸君厚恩遠報父母自鬬戰之後恩情頗深但愧無
可仰報耳然三郎以君遊青故移怒於君今將兵五百於
潼關相候君若往必為所害可且還京不久大駕東幸[illegible]
神懼鼓車君若坐於鼓車則無慮也言訖不見三衛大懼

郎時還京後數十日會玄宗幸洛乃以錢與主轂車者

轂車出關因得無恙

螺女

常州義興縣有鰥夫吳堪少孤無兄弟為縣吏性恭順其家臨荆溪常於門前以物遮護溪水不曾穢汚每縣歸則臨水看翫敬而愛之積數年忽於水濱得一白螺遂拾歸以水養自縣歸見家中飲食已備乃食之如是十餘日然堪疑鄰母哀其寡獨故為之執爨乃卑謝鄰母母曰何必辭君近得佳麗脩事何謝老身堪曰無因問其母母曰子每入縣後便見一女子可十七八容顏端麗衣服輕豔具

饌訖即却入房堪意疑白螺所為乃密言於母曰堪明日當稱入縣請於母家自隙窺之可乎母曰可明旦詐出乃見女自堪房出入廚理爨堪自門而入其女遂歸房不得堪拜之女曰天知君敬護泉源力勤小職哀君寡獨勅余以奉媲幸君垂悉無致疑阻堪敬而謝之自此彌將敬洽閭里傳之頗增駭異時縣宰豪士聞堪美妻因欲圖之堪為吏恭謹不犯笞責宰謂堪曰君熟於吏能久矣今要蝦蟆毛及鬼臂二物晚衙須納不應此物罪責非輕堪唯而走出度人間無此物求不可得顏色慘沮歸述於妻乃曰吾今夕殞矣妻笑曰君憂餘物不敢聞命二物求之妾能

致矣堪聞言憂色稍解妻曰辭出取之少頃而到堪得以
納令視二物微笑曰且出然終欲害之後一日又召堪曰
我要蝸斗一枚君宜速覓此若不至禍在君矣堪承命奔
歸又以告妻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難也乃為取之良久牽
一獸至大如犬狀亦類之曰此蝸斗也堪曰何能妻曰能
食火君速送堪將此獸上宰宰見之怒曰吾索蝸斗此乃
犬也又曰必何所能曰食火其糞火宰遂索炭燒之遣食
食訖糞之於地皆火也宰怒曰用此物奚為令除火埽糞
方欲害堪吏以物及糞應手洞然火飈暴起焚爇牆宇煙
焰四合彌亘城門宰身及一家皆為煨燼乃失吳堪及妻

其縣遂遷於西數步今之城是也

胡毋班

胡毋班曾至泰山之側忽於樹間逢一絳衣騶呼班云泰山君召毋班驚愕逡巡未荅復有一騶出呼之遂隨行數十步騶請毋班暫瞑少頃便見宮室威儀甚嚴毋班乃入閤拜謁主為設食語毋班曰欲見君無他欲附書與女壻耳毋班問女郎何在曰女為河伯婦毋班曰輒當奉書不知何緣得達答曰今適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毋班乃辭出昔騶復令閉目有頃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須臾果有一女僕出取書而沒少頃復

出云河伯欲暫見君婢亦請瞑目遂拜謁河伯河伯乃大設酒食詞旨殷勤臨別謂毋班曰感君遠為致書無物相奉於是命左右取吾青絲履來以貽毋班毋班出瞑然忽得還舟遂於長安經年而還至泰山則不敢潛過遂推樹自稱姓名從長安還欲啓消息須臾昔騶出引毋班如向法而進因致書焉府君請曰當別遣報毋班語訖如廁忽見其父著械徒作此輩數百人毋班進拜流涕問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見譴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處知汝今為明府所識可為吾陳之乞免此役更欲得為社耳毋班乃依教叩頭陳乞府君曰死生異路不可相近

貝無所惜毋班若請方許之於是辭出還家歲餘兒子死亡畧盡毋班惶懼夜詣泰山推樹求見昔騶遂迎之而見毋班乃自說昔辭曠拙及還家兒死亡至盡今恐禍故未已輒來啟白幸蒙哀救府君撫掌大笑曰昔語君生死異路不可相近故也即敕外召毋班父須臾至庭中問之昔求還里社當為門户作福而孫息死亡至盡何也答云久別鄉里自忻得還又遇酒食充足實念諸孫召而食之耳於是貸之父涕泣而出班遂還後有兒皆無恙

擒惡將軍　趙王女遂

冉遂者齊人也[illegible]長山[illegible]早喪父又幼性不慕略

不知書無以進達因耕於長山其妻趙氏美姿質性俊輕蕩一日獨遊於林藪間見一人衣錦衣乘白馬侍從百餘皆攜劍戟過之趙氏曰我若得此夫死亦無恨錦衣人回顧笑之左右問趙氏曰暫為夫可乎趙氏應聲曰君若暫為我夫我亦懷君恩也錦衣遂下馬入林內既別謂趙氏曰當生一子為明神善保愛之趙氏果有孕及期生一兒髮赤面青遍身赤毛僅長五寸眼有光耀遂甚怪之曰[illegible]必妖也可殺之趙氏曰此兒託體於君又何妖或是異人何殺之耶必殺反為害若何遂懼而止趙氏藏之密室七歲其兒忽長一丈俄又自空有一大鳥飛下兒走[illegible]

上鳥背飛去其母朝夕哭之經數月兒自外來擐金甲
劍彎弓引兵士可千餘人至門直入拜母曰我是遊[illegible]
若子昔託身於母受生育之恩未能一報我今日後時一
來拜覲待我微答母恩即不來矣趙氏曰兒自為何神也
兒曰母慎勿言我已補東方擒[illegible]將軍東方之地不遵明
祇擅為惡者我皆得以誅之趙氏取酒炙以飼之乃謂兒
我無多酒炙不可以及將士兒笑曰母但以一杯酒灑空
中即兵士皆飲酒也母從之見[illegible]中酒下如雨兵士盡仰
面而飲之兒乃遽止曰少飲恐別謂[illegible]若有[illegible]
遙告我當立至言訖上馬如風雨而去後一年趙氏[illegible]

趙氏往塟之其父家每夜有鬼兵可千餘圍其宅有神扣門言曰我要為祠宇爾家翁見來投我爾當速去不然皆殺之趙氏忽思兒言乃焚香以告其夕兒引兵千餘至令一使詰之神人茫然收兵為隊自縛於兒前兒呵責盡殺其衆謂毋曰此非神也是強鬼耳生為史朝義將戰亡之後無所歸自收戰亡兵引之來此欲擅立祠宇耳毋曰[illegible]言家翁已在我左右爾試問之其兒令擒神人鬬怒曰[illegible]所謀事我盡知之不須言也但何以無故追趙玉耶令在何處其人泣告曰望將軍哀念生為一將不能自[illegible][illegible]死於陣前死後欲求一神又不能良圖今月有[illegible][illegible]

武將軍不以此罪告上天容在麾下必效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王何在仲曰寄在趙大夫塚內兒乃立命於塚內[illegible]曰趙王
至趙王尋蘇趙氏切勸兒恕神之罪兒乃釋縛命[illegible][illegible]內
為小將乃辭其母泣而言曰我在神道不當頻出遊於人
間不復來矣毋善自愛又加風雨而去自後絕然不至矣

社公

甄中守叔讓中山人為雲社令未至惠懷縣忽有一人來
通云社郎須臾便至年少容貌美淨既坐寒溫云大人見
使貪慕高援欲以妹與君婚故來宣此意甄愕然曰僕長
大且已有家何緣此理社郎復云僕妹年少且令色少雙

必欲得佳對公何見拒甄曰僕老翁見有婦豈容違越相與反覆數過甄殊無動意社郎有恚色云大人當自來豈不得違爾既去便見兩岸上有人著幘捉馬鞭羅列相隨行從甚多社公尋至鹵簿導從如方伯乘馬鑾青幢赤絡覆車數乘女郎乘四望車錦步障數十張婢子八人夾車前衣服文采所未嘗見便於甄傍邊岸上張幔屋舒薦席社公下隱膝几坐白旃坐褥玉唾壺以瑇瑁為手巾籠[illegible]白麈尾女郎却在東岸黃門白拂夾車立婢子在前社公謂甄曰僕有陋女情所鍾愛以君體德令茂貪結[illegible]因遣小兒已具宣此旨甄曰僕既老悴已有室家兒[illegible]

雖貧貴聘不敢聞命社公復云僕女年始二十姿[illegible]
四德之備今在岸上勿復為煩但當成禮耳甄拒之[illegible]
謂是邪魅便拔刀橫膝以死拒之不復與語社公大[illegible]令
從令呼三班兩虎來張口正赤號呼裂地徑跳上如此[illegible]
數十次相守至天明無如之何便去留一牽車將從數十
人欲以迎甄甄便移至惠懷上縣中住所迎車及人至門
中有一人著單衣幘向之揖於此便住不得前甄停十餘
日方敢去猶見二人著幘捉馬鞭隨行至家少日而遇病
著幘捉馬鞭隨
遂亡

未央老翁

漢武帝宴於未央方啖黍雁忽聞人語云老臣冒死自訴
不見其形尋覓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目頳皺
鬚髮皓白拄杖僂步篤老之極帝問曰叟姓字何居在何
處何所病苦而來訴朕翁緣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
因仰頭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帝駭愕不知何等乃曰
東方朔必識之於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為藻水木之
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頃日頻興造宮室斬伐其居
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復俯指陛下脚者足也願陛下宮
室足於此帝感之既而息役幸瓠子河聞水底有絃[illegible]聲
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纓佩甚鮮皆長八九寸

有一人長尺餘淩波而出衣不霑濡或有挾樂器者[illegible]食為之輒勝命列坐於食案前帝問曰聞水底奏[illegible]君耶老翁對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天地之施郎息斧斤得全其居不勝歡喜故私相慶樂耳帝曰可得奏樂否曰故賷樂來安敢不奏其最長人便絃而歌〻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保窟宅兮庇微身願天子兮壽萬春歌聲小大無異於人清徹繞越梁棟又二人鳴管撫節調契諧帝歡悅舉觴並勸曰不德不足當雅既老翁等並起拜受爵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曰朕闇無以識此物曰東方生知之耳

下沒淵底倏忽還到得一大珠徑數寸明精[illegible]

翫翁等忽然而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產[illegible]者試之殊有神効帝以脂塗面便悅澤又曰何以此珠名[illegible]洞冗珠朔曰河底有一冗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既深歎此事又服朔之奇識

泰山四郎

唐兗州鄒縣人姓張曾任縣尉貞觀十六年欲詣[illegible]途經泰山謁廟祈福廟中府君及夫人并諸子等[illegible]

像張遍拜訖至第四子旁見其儀容秀美同行五人[illegible]
祝曰但得四郎交游賦詩舉酒一生分畢何用仕宦[illegible]行
數里忽有數十騎馬揮鞭而至從者云是四郎曰向見兄
垂顧故來仰謁又曰聞欲赴選然今歲不合得官復恐在
途有災不須去也張不從執別而去行百餘里張及同伴
夜行被賊劫掠衣具並盡張遂祝曰四郎豈不相助有頃
四郎車騎畢至驚嗟良久即令左右追捕其賊顛仆迷惑
却來本所四郎命決杖數十其賊髀腫皆爛已而別去四
郎指大樹曰兄還於此相呼也是年張果不得官而歸至
向期處大呼四郎俄而四郎至乃引張云相隨過宅即有

飛樓綺觀架迴凌空侍衛嚴峻有同王者張既入四郎云

須啟府君始可安乃引入經十餘重門趨而進至大堂下

謁拜見府君絶偉張戰懼不敢仰視判事似用朱書字皆

極大府君命使者宣曰汝乃能與吾兒交游深爲善道宜

停一二日讌聚隨便好去郎令引出至一別館盛設珍羞

海陸畢備奏樂盈耳郎與四郎同室而寢已經三宿張至

明旦遊戲庭序徘徊往來遂窺一院正見其妻於衆官人

前倚柳而立張還甚不悅四郎怪問其故張具言之四郎

大驚云不知嫂來此也即自往造諸司法所其類乃[illegible]

十八見四郎來咸去下陛重足而立以手招一法司[illegible]

且言此事司法報曰不敢違命然須白錄事知遂召[illegible]錄事錄事諾云必須夾此案於衆案之中方使同判始可[illegible]畢同判乃斷云此婦女勘別案內常有寫經持齋功德不合即死遂放令歸家張與四郎涕泣而別仍云唯作功德可以益壽張乘本馬其妻自從四郎借馬與妻同歸妻雖精魂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可百步許忽不見張大怪懼走至家中即逢男女號哭又知已殯張亟呼兒女即往發之開棺妻忽起即坐𩐤然笑曰為憶男女勿怪先行於是已死經六七日而蘇云

泰山君

隋大業元年兗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自都督以下用法有不直必犯顏而諫之雖加譴責亦不知懼必使正而後退常因授衣歸家出州門逢一黃衣使者曰泰山府君呼君為錄事因出懷中牒示慎牒曰董慎名稱茂實案牘精練將平疑獄須俟良能權差知右曹錄事印甚分明後署曰倨慎謂黃衣者曰府君呼我豈有不行然不識府君名謂何使者曰錄事勿言到任即知矣自持大布袋納慎其中負之出兗州郭因致囊於路左汲水調泥封慎兩目慎都不知經過遠近忽聞大唱曰范慎追董慎到使者曰諾趨入府君曰所追錄事今復何在使者曰真司[illegible]

恐義濟濟何請左曹匿影布囊盛之府君大笑曰以[illegible]
追者慎故左曹囊盛右曹録事可謂能防慎也便令[illegible][illegible]
扶去因泥賜青縑衫魚鬚笏以示文其班駮邀登副[illegible]
命左右取榻令坐曰諸君公正以故有仍是請今有閬州司馬
令狐實等六人款無關獄求天曹府以實是太元夫人三
等親准令遞減三等昨人[illegible]一百二十人引例喧訟
不可止遏已具名申天曹天曹以為罰旋唯輕亦令量減
三等余恐後人引例多矣君謂官如何慎曰夫水照妍蚩
而人不怨者以至清無情況於天地刑法豈宜恩貸奸邪
然慎一胥吏耳素無文字雖知不可終語無條貫常州府

秀才張審通辭彬雋拔足得備君管記府君令帖召之俄頃至審通曰此易耳君當判以狀申府君曰君善為我辭郎補左曹録事仍賜衣服加董慎各給一玄狐每出即乘之審通判曰天本無私法宜畫一苟從恩貸是資奸行令狐實前命減刑已同私請程壽後申簿訴且異罪疑償[illegible]遞減之科實失公家之論請依前付無間獄仍録狀申天曹郎有黄衫人持狀而往少頃復持天符曰所申文狀[illegible]起異端奉主之宜但合遵守周禮八議一曰議親又[illegible]匱中釋冲符亦曰無不親是則典章昭然有何不可[illegible]使太元功德不能庇三等之親仍敢愆違須有[illegible]

可罰不衣紫六十甲子餘依前處分府君大怒[illegible]通曰君
為判辭使我受譴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其一耳遂無所
聞審通訴曰乞更為判申不允即甘當再罰府君曰君為
我去罪即更與君一耳審通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乃無親
若使有親何由得一苟欲因情變法實將生偽喪真太古
以前人猶至朴中古之降方聞各親其可使太古育物之
心生仲尼觀蜡之歎無不親是非公也何必引之請寬䡸
耳之辜敢薦沃心之藥庶其閑實用得平均令狐實等請
依正法仍錄狀申天曹黃衣人又持往須臾又有天符來
曰再省所申甚為允當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實程

詣等並正法處置府君即謂審通曰非君不可正此獄因
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兒擘之為耳安於審通額上
曰塞君一耳與君三耳何如又謂愼曰甚頼君薦賢以成
我美然不可久留君當壽一周年相報耳君兼本壽得二
十一年矣即送歸家使者復以泥封二人布囊各送至宅
歘如瀉出而甦問妻子妻子云君亡精魂已十餘日矣[illegible]
自此果二十丁年而卒審通數日額覺痒遂踴出一耳[illegible]
前之耳而踴出者尤[illegible]時人笑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illegible]
秀才亦呼為鷄冠秀才者愼初思府君獨鄭後方[illegible]
鄭字也

泰山三郎

趙州盧參軍新婚之任其妻甚美數年罷官還都五月五日妻欲之市求續命物上於舅姑車已臨門忽暴心痛食頃而卒盧生號哭畢往見正諫大夫明崇儼扣門甚急崇儼驚曰此端午日扣門而厲是必有急遂趨而出盧生再拜具問其事明云此泰山三郎所為遂書三符以授盧生還家可速燒第一符如人行十里不活更燒其次若又不活更燒第三符橫死必當復生不來真死矣盧還如言累燒三符其妻遂活頃之能言初云被車載至泰山頂別有宮室見一年少云是三郎令侍婢十餘人擁入別室侍妝梳

三郎在堂前與他少年[illegible]陸侯梳畢方擬宴會□婢等令迎三
粧已綵眷戀故人尚且悲淚有一人開人款門云是上界功
曹適奉都使處分令問三郎何以取盧家婦宜郎還還[illegible]
郎怒云自取他人之妻預都使何事呵功曹令去相與往
復其辭甚惡須臾又聞款門云丑人值符使奉都使令取盧
家婦人對局勸之不聽對局曰非獨累君當禍及我又不
聽尋有疾風吹黑雲從崖頂來二使喝言太乙值符今且
至矣三郎有懼色風忽捲宅高百餘丈放之人物糜碎唯
盧妻獲存三使遂還至堂上見身臥床上意甚悽恨被推
入形遂活

花蕊夫人

舒大才雲間之逸士也聰慧能文尤長於詩麟德二年春因駕舟訪友因抵中途天已薄暮時聞大魚跳躑於波間鷗鷺飛鳴於岍際雲散月明花香栩栩舞翩翩風透環珮鏗鏘大才異之艤舟諦視一美人姿容妍麗偕二婢嬝遊於林下生乃登岍揖曰娘子高居何處夜行至此美人笑曰弊居僻陋離此咫尺君如不鄙杜駕一顧大才情動於中心不得已遂與美人先後而行不半里許遥見竹籬荊扉花木掩映明窗淨几亦甚整潔美人延生上坐命侍婢獻茶繼以酒饌盃盤精緻非世所有壁間掛四時廻文詩

四維美人自製也其一曰花豔吐枝紅傍雨柳煙垂綠暈
迎風霞生遠漠東升日月落閒窗北近松其二曰涼生水
閣虛簷冷齒嚼冰絲雪藕寒香散榴花紅灼灼露滴荷葉
翠團團其三曰蘆覆岸小秋水碧木凋霜積曉天蒼孤雁
夜永愁空館獨立朝長望遠鄉其四曰天低雪花凝[illegible]户
雨飛風剪凍凝城[illegible]容瘦滴滴香傾酒味清[illegible]
人運由放[illegible]仍[illegible]無好詞[illegible]晒爲老才稱贊不容置
詢以姓名君姓[illegible]成都人[illegible]真小字也大[illegible]
淫與勃然未[illegible]人[illegible]曰男女配合人之大[illegible]
欲私通請[illegible]遂起身齋之意可[illegible]

合美 禮與君 姜姓 要 稱娛 乎

可乎大才踸而言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趨趨之義[illegible]
聲嚶嚶之草[illegible]郎[illegible]可以人而不如微物乎美人始斂容
曰君能賡此四時詞是乃中雀之目筆幕之絲也大才乃
援筆而和之其一曰花吐嫩紅新着雨絮飄輕白細惟風
霞舒錦練光凝類月上圓盤影挂松其二曰凉風翦透朝
肌冷驟雨盆傾夜帳寒香棟出飛新燕小翠池盈貼嫩荷
團其三曰蘆蓆宿鴻秋寂寂桂庭飛蝶晚蒼蒼孤燈剪盡
捱長夜獨枕愁思夢遠鄉其四曰天冷夜清霜滿野月寒
風凜雪迷城鮮紅燭影深閨靜淡白梅香暗閣清大才和
訖美人贊曰兩韻並賡真難得也是夜就寢極講幽歡天

明起視乃一古祠中塑一美人身左右列侍二婢案上朱書木牌題曰花蕋夫人大才驚訝失色舉身流汗促舟還家遂得疑疾夢中嘗見美人與之同居賦詩數篇不及備述

黃苗

宋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黃苗為州吏受假違期方上行[illegible]宫亭湖入廟下願希免罰坐又欲還家若所願並遂當上猪酬苗至州皆得如志乃還資裝既薄遂不過廟行至[illegible]界與同侶並舡泊宿中夜舡忽從水自下其疾如風介[illegible]四更苗至宫亭始醒悟見舡上有三人並烏衣持[illegible][illegible]

苗夜上廟階下見神年可四十黃白披錦袍若下懸一[illegible]
大如彈丸光輝照屋一人戶外白平固黃苗上願猪[illegible]
回家教錄令到命謫三年取三十人遣吏送苗射山林[illegible]
鐵腰繫樹日以生肉食之苗忽忽憂思但覺寒熱身[illegible]
體生斑毛經一旬毛蔽身爪牙生性欲搏噬吏解鎖放之
隨其行止三年凡得二十九人次應取新淦一女而此女
士族初不出外後伍迦娣妹從後門出詣親家女晏在後
因取之為此女難得之五年人數乃克吏送至廟神教發
遣乃以鹽飯飲之體已稍落髮髮悉出爪牙墮生新者經
十五日還如人形意思復常送出大路縣令呼苗具疏事

攫前後所取人傷問其家並符合馬群為賊所傷創瘢尚在苗琨家八年得時疾死

瀚海神

并州北七十里有一古塚貞觀初每至日夕即有鬼兵萬餘旗幟鮮潔圍繞此塚須臾塚中又出鬼兵數千步騎相雜於塚傍力戰夜即各退如此近及一月忽一夕後有鬼兵萬餘自北而至去塚數里而陣一耕夫見之驚走有一鬼將令十餘人擒之至前謂曰爾勿懼我瀚海神也戰一小將竊我愛妾逃入此塚中此塚張公又借之兵士助戰我雖瀚海月餘未獲此賊深憤之君當為我

告張公言我自來收叛將何乃藏之塚中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當速逐出不然即將殺爾仍使兵百人監此耕夫往[illegible]夾至塚前高聲傳言良久塚中引兵出陣有二神人並[illegible]而立於大旗下左右劍戟如林遙呼此耕夫前亦令傳言曰我生爲鋭將三十年死葬此從我者步騎五千餘盡皆精强今有爾小將投我我已結交有誓不可不借助也若堅欲與我力爭我終敗爾不使爾得歸瀚海若要且保本職宜速廻耕夫又傳於瀚海神神大怒引兵前進令其衆曰不破此塚今夕須盡死於塚前遂又力戰三敗三復戰及初夜塚中兵敗生擒叛將及入塚獲其妾拘之而廻張公

及其衆並斬於塚前縱火焚塚賜耕夫金帶耕夫明日此

觀此塚之火猶未滅塚傍有枯骨木人甚多

仇嘉福

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簿臺村應舉入洛出京遇一少年狀若王者裘馬僕從甚盛見嘉福有喜狀因問何適嘉福云應舉之都人云吾亦東行喜君相逐嘉福問其姓云姓白嘉福竊思朝廷無白氏貴人心頗疑之經一日人謂嘉福君驢弱不能偕行乃以後乘見載數日至華嶽廟謂嘉福曰吾非常人天帝使我案天下鬼神今須入廟鞫問君命相與我有舊業已如此能入廟否事畢當[illegible]

都嘉福不獲已隨入廟門便見翠幙雲蹤陳設甚備當前有牀貴人當案而坐以竹牀坐嘉福尋有教呼嶽神神至俯伏貴人呼責數四因命左右曳出徧召閣中諸神罪名閣視未至昆明池神呼上階語請嘉福宜少遠無預此議嘉福出堂後幕中聞幕外有痛楚聲抉幕見己婦懸頭在庭樹上審其必死心色俱壞須臾貴人召還見嘉福色惡問其故具以實對再命審視還答不謬貴人驚云召婦若我婦也寧得不料理之遽使敕召嶽神神至問何以取濟臺村仇嘉福婦致楚毒神初不之知有碧衣人云是判官自後代對曰此事天曹所召今見詣狀送貴人令持案來

仍白封印之至天帝所當持出已自白帝顧謝嶽神可郎

即還亦謂嘉福本欲至都今不可矣宜便還當爲周保揣

料行程云四日方至恐不及事當以駿馬相借君後見憶

可於淨室焚香我當必至言訖辭去既出門神僕策馬亦

至嘉福上馬便至其家家人倉卒悲泣嘉福直入去婦面

衣候氣須臾遂活舉家歡悅村里長老壺酒相賀數日不

已其後四五日本自騎驢與奴同還家人不之辨也內出

外入相遇便合方知先還即其魂也後歲餘嘉福又應[illegible]舉

之都至華嶽祠下遇鄧州崔司法妻暴亡哭聲哀甚[illegible]

憫之躬往詣崔令其輟哭許爲料理崔甚忻悅嘉福[illegible]

淨室心念貴人有頃遂至歡叙畢問其故此是嶽神[illegible]
誠可留也為君致二百千先求錢然後下手因書九符云
先燒三符若不愈更燒六符當還矣言訖飛去嘉福以神
言告崔崔不敢違始燒三符日晚未愈又燒其餘須臾遂
活崔問其妻初入廟時忽見黃衫吏在階下健卒數百人
各持兵器羅列左右傳言上以相迎奄至新廟去王見喜方
欲結歡忽有二人來云太一神問何以奪生人妻神惶懼
持符書云天配為己妻非取之然不能違須臾有大神
五六人持金杵至王庭從衆駭散惟神立樹下乞宥其命
王遂引己還嘉福自爾大知貴人是太乙神也爾後累思

必至為嘉福細損五六歲

戚彥廣女

戚彥廣者本蜀人寒兵家子彥廣粗讀書右遂法律令父祖故步務衆務有居於文州之東野嘗省所親於濱州蒲臺丁河止留頗久其長女蘇娘小疾在家廣忽見數人捧掖一妹入戶拜於前乃蘇娘也問其何以來曰得爹書說抱病困重毋憂悸不可言諸兄弟都不肯來使我省視廣曰我原不病何曾發書歸女探懷取示果手筆也廣絕以為異置女房內別設榻追旦榻空無人廣益驚惛歸[illegible]兼程還舍女正懨懨卧未起扣以曩事則了未知[illegible]

中多怪女若為妖物所憑或盛服靚裝或高謳朗詠或狂
吟嘯歌廣呼哩巫范道欽備酒饌禳謝女欣然而出與范
對席笑語自如范度非己所能治請設醮筵以禱道士至
方執爐行道昔門訶俯錄符遣竊去衆慚懼而散往蒋歲餘
蘆為人頗剛直置不問一日女復塗澤易衣坐堂上召廬
詰之曰君識我乎我本湘川作妾獲罪王妃屢遭鞭撻所
以隱身於君家此間怨已息命我歸湘君家亦非從此
話別他日當致微報矣言訖一揖如廁女恍如夢所覺故
疾亦愈後數年以事到湘沿遇婦人稱神之妾以銀百兩
為贈

天上貴神

彭城有女新嫁乃衣冠家也無故好自裸形而走了不知羞澀狂言浪語巫醫莫能愈二姓為之束手適張真人自京還主人投牒以告真人命弟子持符去立為婦所撻大罵何物左道而稱天師真人不喜自往治之召關溫馬趙四帥現形設四椅於堂婦亦自携一椅上坐四將皆[illegible]立婦曰關某汝四人何來將犯我耶四將鞠躬屏氣曰不敢真人乃符退之更作法請玄帝降婦裸見玄帝東西對坐曰高真久別吾乃天上貴神柰何此婦裸體犯吾[illegible]吾欲加以刑戮今煩高真至吾當赦他彼所謂天師者烏[illegible][illegible]

足敢

乎言訖蹶然倒地而玄帝亦不見婦甦羞甚奔入房中着服如常粧飾真人不受謝而去竟不知其何神自此婦遂平復

巫娥志

蜀之眉州去城一舍許小市瀕江人煙數百家有古廟一區相傳為花蕊夫人費氏之祠頗著靈跡廟左大姓鍾聲遠者富而好禮喜延名師聲遠女兒有子曰謝生璉者亦鉅室來舅家就學生儀容秀整風韻清高群從咸喜之相與奕棋飲酒談笑賦詩惟恐生之或去也鍾西乾後創一園特盛建碧漪堂水月亭玩芳亭醉春館翠屏軒於其內

生愛園幽雅寓息其間將近期月矣一日偶自外回忽見四女郎年近初笄娉婷綽約嬉戲於玩芳亭畔生謂是諸表妹遽前揖之至則皆非也女殊不羞避笑語自若生問之曰小姐輩誤此來耶中一人應曰吾姊妹東隣花氏之女也久聞芳園勝麗奇卉紛敷故相携就此一賞玩耳不料為郎所窺幸無深訝生意其隣居女子相往還亦不以為怪矣至夜將睡忽聞窓櫺軋軋作聲若有人敲推者起視乃日間所見諸女之一闖然入户向生施禮和顏悅色款語低聲云奴等蒲柳陋資冊鉛弱質偶得一接於光儀陡然忽動其柔情莫或自持是不可忍故冒禁而相覿

犯禮以私奔盧抱衾裯頗懿枕席言訖即邀生入寢相與講歡生戲問曰夜三人何在安得獨來女曰姑候來宵分此樂與諸妹共遂口占一詩曰翠翹金鳳鈿璺挨斜畫長蛾對鏡臺誰與向前求吉士自題紅葉托良媒蘭缸未滅心先蕩蓮步初移意已搖攜手問郎何處好綠帷深處玉山頹俄而兇喔將低雞聲漸動女攬衣起曰妾回也遂悄悄而去翌晚生爇香焚蘭啟窗相候女果共一人至笑揖生曰昨夕之歡頗推小妹仍顧妹云汝善事郎君好好做新人也緩步而出其妹共生同衾並枕親昵綢繆一如姊氏性復慧黠亦能吟詩詩曰赤繩緣薄好音乖姊妹相看

共此懷偶伴姮娥辭月殿忽逢儔孺拜雲階春生玉藻書

鴛帳香噴金蓮脫鳳鞋魚水交歡從此始兩情願保百年

諧吟罷女廼運告回生囑之再至女曰勿多言管不教郎

獨宿也是夕大姊又送三娘至生欲俱留之辭曰待君為

四度新郎之後妾姊妹當分侍歸房周而復始耳生即與

三妹狎且索其詩答曰愧無七步之才又非二姊之敵妄

有此能乎生固求之乃吟曰蘭房悄悄夜迢迢獨對殘燈

恨寂寥潮信有期應自覺花容無媚為誰銷愁顰鄉禁

新黛笑看桃花上軟綃夙世因緣今日合天教長伴

曉須更雨散雲收河橫斗落歎袂而起略整殘粧鬮

今夕四姨與郎爲耦吾妙姝不可俟出大姊當送之[illegible]
次夜二鼓四姨果盛飾偕姊就生行夫婦之禮設山海之
盟同訴幽情亦成近體曰毋到春時懶倍添綠窗慵把繡
針拈奇逢詎料諧鸞耦吉卜寧期叶鳳占鬢亂綠鬟雲擾
擾手籠紅袖玉纖纖明珠四顆皆無價誰似郎君盡得兼
由是之後群女分番每夕二人侍寢生以一個書生獲此
奇遇濃情婿意眷戀日深倚翠偎紅應酬不暇但願學鸞
鸞之老不欲聽子規之啼矣夫何好景難留佳期易阻將
及月餘父毋促生歸娶諸女聞之皆來就別會飲於齋生
一一溫存式均其惠將晚大姊謂生曰奴四人爲堂姊妹

皆闌閣處子昨偶窺園遂沾多露荷蒙不鄙均孱深愫兮
訪伉儷忽見仳離悠悠長恨此何極也然使終念舊歡幸
莫遐棄成親之後求便重來奴姊妹當企踵盱衡候郎於
翠屏軒下耳郎授金掩鬓一隻致謝三妹亦以翠鈿銀鑷
耳璫奉上曰歸遺細君少結殷勤之意各灑淚而別生收
拾於書籠中抵家而婚期逼矣燕爾既畢家室宜然然四
女之思亦未嘗置滿月後妻歸寧生孤枕獨宿忽夢與四
女相見交會如常三姨起曰與郎久別無以為歡請作四
凰之舞於是展翠衣飄羅袖雖飛燕之輕盈公孫氏之劍
捷未足以擬其奇妙也舞罷大姊乃作四凰之曲曰[illegible]

人兮邦之媛瑜明月兮縹緲登颺輕軀兮掌上翻長袖兮蹮前初鴻驚兮巧周旋忽鶴舉兮何蹁躚雲鬟墜兮玉珥文席委兮珠鈿羞宛轉兮妖且妍奇莫敵兮妙莫傳倏低昂兮既罷褰良夜兮如年二姨因取玉簫付四姨曰妹深善於此願勿靳焉姊倚歌而和不亦可乎妹躍然曰有是哉遂逡巡三奏其音清而和婉而嬌幽怨而闃寥似夕露之淒寒蜩如秋雲之乘鮮飈也姊亦歛黛謳而和焉歌曰紫簫咽兮夜無譁寶篆微裊兮燭垂花河欲沒兮夜欲闌聊逍遙兮整為歡脫花鈿兮收明璫舒衾裯兮歸洞房齊交頸兮如鴛鴦銀漏短兮歡娛長但悲白日兮上扶桑正傾

聽聞忽角起譙樓鐘鳴梵宇推枕欠伸乃是南柯一夢耳且具憶其詞因起而錄之郎托以卒業往舅家諸女喜生再至眷顧倍加於昔生與說夢中事女曰此夫婦相念之深故形諸夢寐無足怪者生女留戀凡半月餘不與舅相見舅疑之一夕潛出窺生所為見生共諸女玩月談笑方濃遽入呼生倏然驚散舅加詰問終不肯言其詳舅謂於曰園圃寬闊竹木繁多寧無花月之妖或有水石之怪[illegible]英俊豈不為其所惑急須遣歸恐久則致疾也乃令[illegible]生還抵家不半載以思女之故果成重疾神情恍惚[illegible][illegible]雖狀挑奄淹久而不愈聲達郎往視之備以前[illegible]

於生父母生父詢問再三乃吐實且出所得詩及金[illegible]髮等物視之皆泥揑成者父知其被祟乃偕舅訪於園中並無蹤跡因往花苑廟卜籤過東廊一小室幃幔蔽虧人跡稀到揭而觀之題曰巫山神女之位塑四美姬像於其中頭半皆失一擁長右二人臂缺二鐲耳亡雙璫左一人面脫花鈿二枚其父大驚取泥塑之物寘於舊處皆脗合即手碎其像沉之江中而歸自此月餘生疾亦愈怪魅遂絕

第一卷終